

看不见

桑格格
——
不留心，

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桑格格——著

不留心，
看不见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留心，看不见 / 桑格格著.

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.1

ISBN 978-7-5495-4715-9

I. ①不… II. ①桑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4666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：12.375 字数：200千字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想象另一种可能

理想
国

imaginist

浮潜

趴在大海上，静静地看着
大海里五颜六色的鱼群
一回头，才发现我的脚蹼一动
就掉下来一串脚印
那脚印就变成一群一群的鱼儿
游在我身边

原来，人在陆地上走了多少脚印
在海里就有多少她脚印变成的鱼儿
走南方的脚印是绿鱼
走北方的脚印是红鱼
走西方的脚印是蓝鱼
走东方的脚印，是黄鱼

诗

那么早的时候 _ 003

只是 _ 065

大柳树 _ 077

纯正的孤独 _ 115

我想 _ 121

陪我到最后 _ 155

坏了的伞 _ 167

小男孩 _ 177

饺子 _ 187

点心 _ 191

一朵云在下雨 _ 197

和母亲去江南 _ 205

帽子 _ 209

秋 _ 219

公车 _ 223

半夜醒来 _ 243

雪原 _ 261

小兔子 _ 279

灯泡塔 _ 319

蒲公英 _ 347

文

- 彩苹 _ 001
- 丑舅舅 _ 005
- 云福儿 _ 062
- 情书 _ 067
- 偶像蔡国庆 _ 074
- 院坝头又来了收破烂的 _ 079
- 小黄猫 _ 090
- 桑格格当官记 _ 117
- 黄美丽 _ 123
- 蒋碧蓉 _ 130
- 豆豆 _ 157
- 我的420厂 _ 169
- 爸爸的心愿 _ 179
- 早上的声音 _ 189
- 成都初春的早晨 _ 193
- 黄瓦街 _ 199
- 麻烦去文殊院 _ 202
- 不留心，看不见 _ 207
- 我叫小勾 _ 211
- 最好的手艺 _ 216
- 北京又到秋天 _ 221
- 学陶记 _ 225
- 你是北方的马 _ 245
- 和伊立奇在一起的一天 _ 250
- 小雪 _ 263
- 小狗旺旺 _ 265
- 二师兄 _ 270
- 老展 _ 281
- 吾友郁达夫 _ 295
- 孤独的达利 _ 321
- 火车上的风景 _ 326
- 我们有足够的葵瓜子 _ 333
- 九色鹿 _ 349

彩苹

彩苹，是个五岁的乡下小女娃娃，长了一张红扑扑的圆脸蛋像个苹果，所以叫做“彩苹”。彩苹家里有三个哥哥、一个弟弟，就她一个女娃娃，虽然乡下重男轻女厉害，她还是很受宠爱。

乡下风俗，生了娃娃不喊爸爸妈妈，要喊“伯伯婶婶”，这样小鬼以为这孩子是别人家的就不来索命了。这一天，伯伯婶婶抱着小彩苹问：“彩苹彩苹，伯伯好还是婶婶好？”彩苹脆生生地回答：“街上卖麻饼的好！”

伯伯吃了饭莫得事就要去街上茶铺吹牛，彩苹要跟着去，伯伯不让，她就跟在后面一边一边跑。伯伯一狠心要走远，彩苹眼见无望，就扑爬一跟头栽倒在地上跃尖尖地哭。伯伯只好又转来，抱上彩苹哄半天：“么女莫哭么女莫哭，伯伯到街上买麻饼给你吃哈！”彩苹立刻就不哭了，扯着嗝俯在伯伯身上揩鼻涕。

伯伯果然在街上给彩苹买了麻饼才去茶铺。茶铺里的人在讲鬼故事，啥子天上的神地下的鬼，彩苹吓得在伯伯的衣兜里把脚杆缩起来，生怕地下的人来扯脚杆，不仅缩起来，还要用长衫子把整个

脚杆都包起来才不怕。大人们讲完了，彩苹也有要讲的。她大声武气地问伯伯：“伯伯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这一声问，茶铺里的人哄堂大笑，伯伯慢条斯理地回答：“你啊，是从胳肢窝来的。”彩苹钻到伯伯胳肢窝认真检查了半天，很严肃地说：“哄人！胳肢窝没有洞，我咋个钻得出来！”大家又笑，伯伯脸有点发红了，支支吾吾地又说：“你是从鼻孔和嘴巴里面钻出来的……”

天黑了，伯伯抱着睡得着咻了的彩苹回屋了。婶婶在家里纳鞋底：“又是那么大夜才回来！还把幺妹崽带出去！”伯伯嘻嘻哈哈递了一个红纸包：“来，给你买了两颗花夹子。”婶婶接了，瞪他一眼，不生气了，把针在发髻上划拉两下：“当家的，米要莫得了喔……”然后她又说：“彩幺妹崽以后再撵脚，你出门前就把她放在高桌子上，她不敢下来就不撵了。”伯伯问：“要是拽倒咋个办？”婶婶笑了：“你走你的，屋头还有人……”

彩苹是我妈妈的小名。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已经是快六十年之后了。伯伯婶婶，就是我的外公外婆，他们早已经长眠在地下。妈妈说：“我觉得这辈子最美的画面，就是你外婆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做针线，夏天树荫把她遮住，小风一阵一阵地吹，咪阿子‘知啊知啊’地拼命叫。”

那么早的时候

我看见少年的你

在你山清水秀的家乡

矫健地在操场上奔跑

独自处理着

少年的忧愁

我看见了你的成长，你生命中

一次次的碰撞

却不能为你做什么

在那么早的时候

我还不能叫醒你

丑舅舅

一

其实丑舅舅也不是好丑，就是小时候出天花脸上落了些麻子坑坑。丑在四川话里还有一层意思：他不要脸，脸皮厚，不怕丑。

丑舅舅出生的时候，还是解放前。说生出来的也是一个红头花色的大胖小子，乖得很。可是他生在一个穷人家，好像人一穷就配不上好东西，穷人家连个长得乖的娃娃也不太相配。丑舅舅刚满月，就有算命的上门来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我夜观天象，你屋头落下一颗星子，这颗星子嘛是神仙降世，但是你屋头喃太穷，塘子小了怕是养不起喔……”吓得丑舅舅他妈一骨碌从产床上坐起来，扯着算命先生的衣襟求他想想办法，然后吩咐丑舅舅的老汉，赶快去把坐月子的鸡蛋炒来给先生下酒。

算命先生长了一张瘦长的脸和小小的脑袋，两撇黑亮亮的胡子浸着油搓过。他身材也是瘦长的，一件老蓝布长衫，戴一副圆圆的玻片眼镜，整体看上去有点像是一条扬起头来的眼镜蛇。

看着女人慌了神，他眼睛一转，气定神闲地掸掸衣襟，在一根长板凳上落座，但是角度和长度没有掌握好，差点翘倒在地上。大家手忙脚乱把先生扶好。他才正正神，说：“我给你们出个好主意嘛，有个军长，他的三姨太太生了个娃娃，前几天在堰塘里遭淹死了，三姨太太喃想出钱买个娃娃，给整整三百大洋喔！三百大洋啥子劲头！你们这个茅草棚棚嘛直接换成大瓦房噻……”他话还没有说完，丑舅舅的妈坐在床上就大声喊起来：“娃娃他老汉！快来！快来！”

丑舅舅的老汉举着锅铲从厨房跑出来，他正在给算命先生炒鸡蛋，听到婆娘喊，就问：“啥子事？”女人气得脸青面黑：“快点把这个瘟殍算命的给老子撵起走，他要喊老子们卖娃娃！”

这哈，举着的锅铲刚才还是炒菜的，立刻变成了打人的，在算命先生的脑壳上敲出一个大包。算命先生捧着那个大包一边往外头跑一边大声呼救：“杀人啦杀人啦救命喔救命喔！”一趟子跑了八丈远，然后惊魂未定地搂着一棵大柳树喘气，等气喘匀了，就开始他擅长的咒骂：“龟儿子的穷狗屎还生儿子，生了儿子养不活，不是打摆子就是出天花……”这头丑舅舅的老汉儿听见了，刚刚把锅铲放下，抄起锄头又追了出来，算命先生一看家伙升级了，“噉”了一嗓子，直接一溜烟跑出村，彻底不见了踪影。

三天后，襁褓里的丑舅舅就出天花了。

丑舅舅的妈眼泪汪汪地抱着他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可怜的小丑舅舅一脸红色疱疹奄奄一息。丑舅舅的老汉在屋角里使劲抽旱烟，把烟锅巴在鞋底子敲了敲：“……娃儿他妈，嗯，当初那个算命先生出的好多钱买娃儿喃？”丑舅舅的妈“呸”的吐了一口口水，骂她

男人：“狗日的死男人，你是不是觉得还不如把娃儿拿去卖了免得死了啥子都莫得？！俺，老子倒了八辈子霉嫁给你这么个没有出息的卖儿卖女的破落户！”丑舅舅的老汉从屋角摸出一瓶酒，对着瓶子开始喝起来：“婆娘，不是我心狠，是娃儿跟到我们也命苦啊……”女人抱着娃娃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哎呀我的丑儿啊，娘的心头肉啊，你出天花娘老子也莫得钱给你医喔，你自己命硬自己好嘛，好了我们好生养你……”

一周后，丑舅舅好起来了，开始叭叭吃奶。一双大眼睛骨碌碌转，哪个一逗就笑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又小又烂的一张脸有多么滑稽。村里人都说这个娃娃命大，必有后福。

但是，丑舅舅不仅命大，而且命硬。

不知道当初那个算命先生是不是下了啥子咒，丑舅舅五岁上克死了他妈，八岁上老汉也得了一场伤寒死了。他一个小娃娃，顶着一脸麻子，壮壮实实又孤苦伶仃地活着。今天这个给口吃的，明天那个给口吃的，混着长大。每个人给他吃的时候，他都活蹦乱跳欢天喜地地道谢：“谢谢婶娘！谢谢爷爷！谢谢么婆婆！谢谢大姑爷！”

二

村里娃娃一起玩耍，都是娃娃家，在土坡田坎上跑着跳着都是欢蹦蹦的，看不出哪一个有啥不同。谢家二小妹崽最肯跟着丑舅舅耍，丑舅舅比一般男娃娃要手巧，个人过生活的娃娃嘛，啥子都要靠自己。山上的耙茅在他手里几哈就能折成一把红缨枪，谢二妹扛

在肩头上，晃着两个羊角辫子，笑嘻嘻了：“丑哥哥，你好得行喔！你再给我编个叫鸡子笼笼嘛！”丑舅舅又用麦秸杆杆给她编个小笼子：“走，二妹，我们去抓叫鸡子！”

叫鸡子就是蝈蝈。两个娃娃趴在草笼子里翻开一砣一砣的石头，找叫鸡子。翻开一块旧陶瓦的时候，一只油亮油亮的叫鸡子正搓着腿叫得响亮，一见光，“噌”的跳不见了。丑舅舅一跳八丈高，叫鸡子根本看不见，但是根据他蹦跳的方位，谢二妹知道那也是叫鸡子逃跑的路线，她跳起跳起地喊：“丑哥哥加油！丑哥哥加油！”突然，丑舅舅一个猛扎扑在地上，不动了。二妹赶忙跑过去，丑舅舅慢慢起身，双手拢住喊：“二妹，把笼子拿来！”谢二妹连忙把笼子递给他，丑舅舅小心翼翼地把手中那个活物塞进了麦秸杆笼子，递给二妹：“拿去嘛。”

二妹接过那个笼子，里面赫然多了一只威武的大叫鸡子，响亮地大叫几声，好像很懊恼败在了丑舅舅手下。二妹拉着丑舅舅的手摇了摇：“丑哥哥，你好得行喔！”丑舅舅嘿嘿一笑，把马上就要流出来的两条大黄鼻涕狠狠吸了回去：“你喜欢我以后天天给你捉嘛！”

天擦黑了，村里响起大人们呼唤娃娃家回家吃饭的喊声。二妹听见她妈喊她了，她把叫鸡子笼子递给丑舅舅：“哎呀我要回屋了！我妈不许我和你要的！你莫说和我耍了哈！”转身就跑了，两只羊角辫子一哒一哒地跑远了。丑舅舅不知道为啥二妹她妈不准二妹和自己耍，为啥子喃？他不明白，他有点生气。

娃娃们一个一个地走了，就剩丑舅舅孤零零地站在刚才玩耍的地方，手里提着那个笼子，耙茅编的红缨枪在地上孤零零地躺着。

他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，可是没有人来喊他了，他回去也没有人了。红缨枪不要了，他提着叫鸡子笼子，慢慢走着，顺着村里的土路一点一点走，小脚板丈量着地。看见人家吃饭，他就站在门口，他是等着人家看见他，叫他进去呢。笼子里的叫鸡子也叫得响亮，是不是也饿了？他摘了片南瓜花，塞进了笼子，觉得自己还不如这只虫子，一朵南瓜花够吃好久，不像人，一天饿三遍。走了几家，都没有人叫他进去。转到谢二妹家的时候，他避开了。他晓得二妹她妈不准二妹和他耍，那一定也是不得给他饭吃的。他还“呸”了一声，骂了声：“瓜兮兮，坐簸箕。”他也不知道是骂二妹还是骂二妹她妈。他把笼子两把拆散了，放了那只叫鸡子。

转了一圈，都没有人喊他进屋吃饭。这个时候，他就去村长家门口站。村长是他死去的老汉儿的远房表哥，他喊幺叔叔的。果然，幺叔叔村长对他招招手：“来，丑娃儿，是不是还没有吃夜饭？”他本来是迟迟疑疑站在那里的，听这么一喊，拔腿就跑进去了。他低着头不好意思似的，小声地说：“幺叔叔，我……没吃夜饭。”

幺叔叔胡噜一下他脏兮兮的脑壳，让他挨着自己坐在桌子边上。幺婶婶添一副碗筷给他，他捧着，小声但是清晰地说：“谢谢幺婶婶。”

大家都叹口气：“哎呀勒，还不如当初卖给那个军长。”

三

解放了。

丑舅舅长成一个少年人，五官端正，一脸麻子，身材削瘦却出

人意料地高。嘴巴四周一圈黑茸茸的胡子，喉结在精瘦颇长的脖子上像个单独长着的東西，一说话就上下滑动着。他好说笑，嬉皮笑脸的。一群人站在一起，他总是和人家开玩笑，问人家好久请他吃好的。人家说你个死娃娃又没帮老子做事，凭啥子请你吃！他就缠着，猴子一样跳着，嘴里说不完的好话：“好叔叔、好婶子，我去帮你屋砍柴噻！挑水噻！推磨噻！”

真有请丑舅舅去帮忙的，是要招待他吃一顿，这一顿，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。丑舅舅甩开膀子铆足劲吃，吃得人家直翻白眼。只要吃了这样扎实的一顿，他就回家躺着，一躺躺一天，而且脱得精光，身子都不翻一下。问他安胎啊，他就嘿嘿一笑：“我安食！吃了就睡，油才巴背！”咋个要脱里溜光喃？他说：“困觉又不见人，穿啥衣服！”他这个孤儿，是没人给他做衣服的，妈老汉儿刚死，他还有两身妈做的衣裳。长大一点，穿不下了，衣服也烂融了，他就穿妈留下来的蓝布、花布衣裳。一般男娃娃家穿女人家的东西是要不好意思的，但是他不穿，又穿什么呢？老汉儿是还有几件褂子，但是太大了，穿起来要拖在地上。

现在，妈的衣服穿不得了，开始穿老汉儿的。他把衣服从深深的五斗柜子里翻出来的时候，一股属于老汉儿的味道居然还在，他把衣服抱在胸前，试着喊了声：“爸……”那个爆破音，打破了宁静的空气，他又叫了一声：“爸！”屋子里呜呜有回音，像是一声沉闷的回答。其实是他声音的回响。他就连着喊了好几声“爸！爸！爸！”，回音嗡嗡响着，他抱着那衣裳哭了。好多年没有喊过这个称呼了。衣裳套进去，正好，终于长到老汉儿当年的身量了。